

[印度] 泰戈尔

古莉芭拉

Jilibala

北京燕山出版社

Jilibala Jilibala Jilibala

Jilibala Jilibala Jilibala

[印度] 泰戈尔

吉莉芭拉

冰 心 倪培耕 /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莉芭拉/(印度)泰戈尔著;冰心,倪培耕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

ISBN 7-5402-1368-X

I.吉… II.①泰… ②冰… ③倪…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IV.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720 号

责任编辑:梁贵群

吉莉芭拉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3.5 印张 336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泰戈尔诗化小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一九一三年因他的英译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东方作家。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部诗集,开创了印度一代诗风,堪称“诗圣”。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诗作,在我国解放前后已陆续介绍过来,深受读者的欢迎。泰戈尔还为后人留下了十二部中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四十余种戏剧。其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并不逊于他的诗歌创作。在泰戈尔之前,印度短篇小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正是泰戈尔,使短篇小说在印度现代文学中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文学史家指出:“泰戈尔不愧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造者”,“优秀的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泰戈尔自己也说过:“这些短篇小说一向是我的宠儿”。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生活,开掘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主题。特别是他把农村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更是印度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细致入微的描绘,形象生动的语言,幽默婉约的风格和情景交融的画面。读着这些作品,就仿佛读着一首首抒情诗。如果说,契诃夫以刻画性格见长,凝炼深沉;莫泊桑以描绘世态见长,辛辣机智;泰戈尔则以抒写情感见长,激荡肺腑。他们可以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感染力,首先在于他那“诗化”的独特风格。浓郁的诗情几乎贯串泰戈尔的每一篇作品。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像,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几乎见于他的每篇作品。他的作品都仿

佛是一首诗。《素芭》、《邮政局长》像抒情诗；《泡影》、《摩哈摩耶》像叙事诗；《饥饿的石头》、《客人》像散文诗，而中篇小说《四个人》宛如是意味深邃的哲理诗。他的作品，意境深邃，情味隽永，音律低回，余味无穷。

同是对于午景的描绘，在《素芭》里：“村人在午睡，鸟儿静悄无声，渡船闲着，辽阔的忙碌的世界从劳作中停息了下来。”——宛如一幅恬淡、孤静的水彩画，无言的大自然正烘托着不会讲话的孤寂的素芭内心的悲凉。在《摩哈摩耶》里：“正午有它独特的许多不可名状的哀音……破了的庙门，一半已经脱离的门枢，在风中时开时闭，低低发出吱吱的悲鸣。栖息在窗棂上的鸽子开始了咕咕的呻吟。在户外木棉树上的啄木鸟不停地送来单调的啄木声。”——这种情景正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出现，不仅拉吉波希望的殿堂倒塌了，而且酿成了摩哈摩耶杀身之祸。在《邮政局长》里：“在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朵、枝叶吐放着一种叫人心醉的芳香，又使人仿佛觉得倦慵大地的气息，正抚摸着身体，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鸟儿在大自然的宫殿里用同一旋律歌唱，整个晌午都发出令人感伤的鸣声，复述着自己的哀怨。”——触景生情，主人公那缠绵的情怀，哀怨的情愫，通过鸟儿和枝叶，都能感受和触摸得到。

泰戈尔作品的诗意，常用意味隽永的画面来表达，而这种画面又常是寥寥几笔的勾勒。请看《河边的台阶》：“月亮落下去了，到处变得阴沉了。我听见河里扑通一声。风在黑暗中咆哮着，好象要把天上的星星都刮掉似的。”这是一幅昏天黑地的画面，库苏姆被迫投河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吞噬了年轻的库苏姆的生命？这种诗化的画面常伴有音乐旋律和色彩。如《泡影》：“夕阳西沉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朱木纳河，冷清清的暗蓝色夜空，一弯残月散发出银色的幽光。”殷红和冷色，烘托了战争的残酷，渲染了战争的成败。如《素芭》：“小溪的微语、村人的

声音、船夫的歌唱、鸟的鸣叫、树叶的响声，都和她的心跳揉合在一起。”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抒发着女主人公被人歧视的内心忧伤。

诗化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以诗的语言、诗的节奏，来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对素芭的眼睛的描写：“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揭示了素芭丰富的内心世界。对省督公主的语言的形容：“宛如在露水滋润、平坦黝黑的田野里，那金黄色的稻穗上，微微吹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晨风。”表现了省督公主温柔、文雅的精神气质。对吉莉芭拉的绝色和青春的描绘：“在她衣裳的折痕里，在她颈项的转侧、双手的移动里，在她忽疾忽徐的步履韵律里，在她叮当的脚镯和清朗的欢笑里，在她的声音和瞥视里，仿佛都涌现着洋溢在她四周的旺盛的青春。”

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是泰戈尔为了增强作品的诗意而经常采用的。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向人们诉说着库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饥饿的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像“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精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泰戈尔还常常让作品中的人物同自然界、让第一人称的“我”同作品中的角色交流感情，增强抒情气氛。“素芭到牛棚里去和她童年的同伴道别。她用手掬食来喂它们；她拥抱它们的脖颈；她望着它们的脸，滚滚下来的眼泪替她说了话……素芭走出她的屋子，扑倒在她亲爱的河边的草地上，她仿佛要伸臂抱住大地——她的强壮、沉默的母亲，她想说：‘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把我紧紧地抱住。’”素芭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人对她疼爱，她只能向牛羊、向大地表达她那深沉的痛苦感情。当喀布尔人掏出女儿手印的小纸时，“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啊！”这样的抒情，使作品不仅仅停留于同情

劳动人民,而且揭示了低贱者高贵的思想意义,深化了主题,也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境界。

除了“诗化”的独特风格,泰戈尔短篇的引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作品情节的跌宕起伏,悬念的戏剧效果,细节的匠心描绘。

泰戈尔的短篇很少摄取生活的片断和人生的瞬间,而多是人物一生的坎坷遭遇和悲惨命运。因此,它们往往有头有尾,入情入理,细细叙来,显示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同时,泰戈尔的短篇一般都很短小精练。在字数不多的篇幅里,要容纳那么大的内容,而且要使作品的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就非采用一些能发挥最大艺术效果的特殊手段不可。

首先是设置悬念。作家常通过情在理中,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或巧合因素,促使情节发展、转化、跳跃,促使扑朔迷离的线索豁然开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在《摩哈摩耶》里,从摩哈摩耶和拉吉波的幽会被封建礼教的化身——哥哥撞见这一偶然事件,展开故事情节。但是,谁能想到,兄长竟会让妹妹在火葬场上与垂死的人成亲?第二天,摩哈摩耶成了寡妇,拉吉波又充满了希望。这时,谁又能料到,兄长竟要摩哈摩耶陪葬!一场意外的大火,使希望复醒,谁又能想到,拉吉波揭面纱的偶然冲动,又促使摩哈摩耶出走。这些偶然事件既在意料之外,又在当时印度社会习俗的情理之中。正是这些偶然事件,使整篇作品的故事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使摩哈摩耶的性格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同时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其次是十分重视细节的提炼。泰戈尔短篇中的细节常常有发展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增强生活气息等多种作用。在《喀布尔人》里,喀布尔小贩“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这个细节点破了喀布尔小贩对米妮怀抱友情的原故,也刻画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又使高贵的“我”也在这

种纯真的父爱面前相形见绌。其他如《泡影》结尾的两次告别等，也明显具有这种一举数得的作用。

第三是鲜明的对比手法。《弃绝》一开头，十分抒情地描绘了优美的春夜和明月，一对新婚夫妇正在柔情蜜意地叙谈，突然飞来横祸，公公定要撵走儿媳。美好的景物反衬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强烈的对比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气氛。《饥饿的石头》里则有着动和静的对比：“没有一丝风声，从附近的村里飘逸出薄荷、茴香的芳香，仿佛加重了凝固不动的天际重负”。在这杳无人迹的宫殿，寂静的河畔，突然听到了少女的嘈杂纷乱的脚步声，欢悦声，戏谑声。这样对比的描绘，大大增加了环境气氛的神秘色彩，使人惊叹、疑惑、沉思……

这部小说选，收入了泰戈尔各个时期的作品，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泰戈尔诗化小说的特点。

倪培耕

目 录

泰戈尔诗化小说.....	1
河边台阶的故事.....	1
道路的倾诉	12
邮政局长	17
骷髅	24
流失的金钱	33
弃绝	40
素芭	48
喀布尔人	54
摩哈摩耶	62
达利亚	71
结局	82
惩罚	104
吉莉芭拉.....	115
祖父.....	122
饥饿的石头.....	133
客人.....	146
泡影.....	163
教授.....	179
献眼.....	200
秘密财宝.....	221

拉什莫妮的孩子	239
四个人	274
女苦行者	351
两姐妹	364

河边台阶的故事

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只要你聚精会神,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

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①了。清晨,新近的寒季的和风,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树叶发出沙沙细声。

恒河涨满了水,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苏醒着。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河水也浸透到那里。河湾处的三摊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在清晨的潮水里,漂浮着,摇晃着。活泼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装腔作势“啪刷啪刷”地打击着渔船的两舷,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来回摇摆着,开着甜蜜的玩笑。

秋日晨光,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它的光色像旃旛迦花那般金灿灿。如此斑斓色彩,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和煦的阳光,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芦花刚刚绽蕾,还没有充分绽开。

念颂着“罗摩罗摩”的船夫,解缆开船。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欢快地展翅,飞向蓝天,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驰向远方河面。这些小船宛如天鹅,邀游在碧绿的水面,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① 阿斯温月即印历七月,相当于公历九、十月。

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来河边洗澡。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来河边汲水。

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噢，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我依然觉得，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长期以来，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流逝而去。所以，我就感觉不到时间过得很长。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逝，在什么地方都不留下它们的影儿。因此，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但我的心是永葆青春的。在我多年的记忆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对，有时偶尔一撮水草飘来，沾在我身上，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然而不能确切地说，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我的一些缝隙里，长满着或蔓藤或水草或树芽。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人。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使它们永远碧绿、甜蜜和新鲜。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

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洗完澡，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数着念珠，颤巍巍地赶回家。那时，她的姥姥还年轻。我依稀记得，她每天来河边玩耍，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让它随流漂浮。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漩涡，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转着。她放下水罐，伫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了一些日子，我发现，那个姑娘已经长大，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不久，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立玉的少女。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她就制止她们，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每当那时，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觉得饶有兴味。

我要叙述的故事，恐怕不会重演。我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就漂流开去。无数故事发生了，随即又消逝，它们不会久久驻

足。只有一个故事，犹如那片芦苇之舟，跌入漩涡不停地回转。这样，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在我周围打转着。现在，眼看着它要沉没。它像那片叶子那样渺小，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看着它的沉没，必将会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

你们会看到，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那儿，有一棵老槐树。在槐树下，每周都有一天开放为集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现在，他们家的祈祷用的遮棚地方，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这里，有一棵无花果树。今天，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那时，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昂起头，屹立着。阳光普照时，它那些绿叶阴影，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任性地在我胸脯四周，抚摸着。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我就会痛苦万状。

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我依然那么挺拔。如今，我的脊柱已经折断，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①圣贤一样，曲里拐弯。我的身上无数地方，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在冬季，世上的青蛙，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准备漫长的冬眠。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一只小燕子，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每当清晨，翻身醒来，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鸣叫着，冲向云霄。那时，我晓得，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

① 阿什达瓦卡拉，古代印度圣贤。当他母亲怀着他时，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其父一气之下，诅咒他出生后他的脊柱是八道弯。

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古苏姆”。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情影。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致韵味。当她脚踩我的台阶，她双足的脚步叮当作响时，我隙缝里的青草小苗激动地翩翩起舞。古苏姆并不热衷于玩耍、调侃或戏闹，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没有她，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索然无味。有人称她“古稀”，有人叫她“库什”，有人呼她“拉卡稀”，而她妈唤她“卡什米”。当你向岸边眺望，准能发现，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她酷爱着河水。

过了一段时日，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一天，我听说，她们的古稀—库什—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

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人们、房舍、道路、台阶都是新的，一株水中荷花仿佛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

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整整一年似水逝去，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一天黄昏，一双久已熟悉的足脚的抚触，突然使我亢奋觉醒，这双足脚好像是古苏姆的。就是古苏姆的！但那双脚里的往日的动听音乐，业已消失。长期以来，我总是—起感受到古苏姆足脚的抚触和脚镯的响声。今天，突然听不到了叮当作响的镯声。黄昏的河水，仿佛在呜咽；晚风拍打着芒果树的枝叶，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

古苏姆成为寡妇了。听说，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二天，后来就没有谋面过。从来信中获悉，她丈夫已故世，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卸掉了身上的首饰，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但是，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波沃娜、苏沃娜、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只剩

下夏尔达。但听说,在阿格扬月里,她也将出阁远嫁。这样,古苏姆彻底地形只影单了。

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我仿佛感到,河水波涛聚合一起,举起双手,呼喊着一“古稀一库什一卡什米!”

雨季一开始,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一天天漂亮起来,充满着青春活力。但是,她宁静的脾性、忧郁的面容、肮脏且粗素的衣饰,在她青春上报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任何人,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脚腕没有系着脚镯,她只要一走动,我又仿佛听到脚镯叮当作响声。

1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

那年的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你们曾祖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然后,披上长长头巾,提着水罐,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穿过树林,谈笑风生,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那时,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如此生机勃勃,逝去的久远的日子,也是那么真实,她们也像你们一样,怀着柔软心肠,欢乐过,忧伤过;像你们一样,踌躇满志,蹒跚地走着。然而,今朝的秋日,她们已不复存在,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业已泯灭。当然,今天的和煦阳光,优美良景,她们也是设想不出来的。

那日,天色蒙蒙亮。北风第一次徐徐吹来,在盛开的槐树花丛中,摘取一朵半朵的槐花,抛撒在我的身上。细小细小的露珠,凝聚在我的石阶上。就在那天清晨,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苦行者,修长的身材,白皙的肤色,俊美且鲜亮的脸庞。他寄宿在我

对面的一座湿婆庙里。那位苦行者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妇女们放下水罐，聚集到庙宇，向这位圣贤致敬。

庙宇里一天比一天拥挤，因着苦行者的光临，又因着这位苦行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仪表。他待人又是那么彬彬有礼，不分贫富贵贱；见了孩子，就亲热地抱在怀里；见了母亲，就关切地询问家务琐事。很快，他在妇女世界里赢得了尊敬，受到了她们的顶礼膜拜；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身边。有时，他诵读《薄伽梵歌》；有时，他宣讲《薄伽梵歌》；有时，他盘坐在庙里，探讨各种经典学说。有人来听取他的教诲，有人来讨取符咒，有人来索取治病的药方。人们议论纷纷：“他有多美的仪表呀！简直是湿婆大神化身为人，下凡到我们的庙宇里。”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这位苦行者面向启明星，水漫过脖子，站在恒河里，用缓慢且深沉的语调，进行晨祷，那时我就听不到河水的细细絮语。每当听到他庄重的晨祷的声音，恒河东岸边的天空，呈现一片玫瑰红色，霞光映照云彩，黑暗仿佛像盛开花蕾的外壳被剥离，向四周散去，殷红的朝霞一点点染红天池。仿佛这个伟大人物站在恒河里，凝视东方，念着伟大的咒语，随着他的每个字的声音，黑暗巫婆的魔术就被破除，月儿和星星就西坠下去，太阳就在东方天际，冉冉升起。这样，世界的舞台也跟着变化。噢，谁能与这位法力无比的魔幻般的人物相比试。当这位苦行者洗完恒河澡，宛如祭祀火焰，拖着自己修长的、白皙的、圣洁的身子，从水里出来，水珠从他的发缝上滴下，那时新的太阳光芒，投射到他的整个身子，熠熠生辉。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在杰特月，发生了日食，成千上万的人来恒河进行圣浴。槐树下，举行着盛大且隆重的集会。许多人借着这个机会，瞻仰这位苦行者。从古苏姆婆家也来了几位姑娘。

清晨，苦行者坐在我的台阶上，诵念圣经。一个姑娘突然看到苦行者，拍打自己的女伴，惊讶地说：“喂，他看上去很像古苏姆的丈夫！”

一位姑娘稍稍往上掀了一下自己的面纱，说：“喔，我的天哪！果真如此！他可是我们村吉特尔久家的少爷！”

第三位姑娘没有卖弄自己的面纱，说：“真的，就是那样的前额，那对鼻子，那双眼睛，分毫不差！”

第四位姑娘甚至没有看上苦行者一眼，长叹一口气，碰倒了水罐，说：“天哪，他现在在哪儿！难道人死了还会复活！古苏姆的命运，真是不堪惨苦呀！”

当时，有人说：“他可没有这么长的胡子。”

有的说：“他不那么孱弱。”

有的说：“他也没有那么细长。”

就这样，她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议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

村里村外的人都见到了苦行者，只有古苏姆没有见到他。这么多人拥来参拜，古苏姆没有凑趣来我这儿。一天黄昏，望着望月之月升起，古苏姆敢情思念起我们旧日的友情。

那时，河边台阶阒无一人，只有蟋蟀拖着“嚯嚯”的谐调的长音。寺院的钟声停了，它的最后余音，宛如幽灵，回荡在河彼岸的阴森树林中，刹那间，消失踪影。皎洁的月光，渐渐扩散在河面、大地和天空。潮水冲刷着我，发出“汨汨”水声。古苏姆来了，坐在我台阶上，把自己的身影，投在我上面。风声停歇，草木寂静。在古苏姆面前，银辉一无遮拦地泻在恒河的胸脯上；在古苏姆背后，在周围的花草树木中，在寺院的阴影里，在破旧的茅屋里，在池塘岸边，在棕榈树下，黑暗藏住自己的脸，静静地坐着。蝙蝠在七叶树枝上，轻轻地摇曳着，偶尔传来豺狼的嗥叫声，旋即万籁俱寂。

苦行者缓步走出庙宇，来到河边台阶。刚下一二台阶，他的视